



川剧

78

九流相公

出天行 上任請客

重慶人民出版社

目 錄

九流相公(灯戲).....	(1)
出 天 行(灯戲).....	(19)
上任請客(灯戲).....	(35)

九 流 相 公

（ 灯 戲 ）

熊再新口述 余 夫清理

人物：九流相公——（ 丑 ）簡称“九”
九 流 妻——（ 搖旦 ）簡称“妻”
張 相 公——（ 丑 ）簡称“張”
李 相 公——（ 丑 ）簡称“李”
王 小 二——（ 雜 ）簡称“王”
众 妓 女

（張相公、李相公上）

張：（唱“占占子”）手拿扇儿七塊柴。

李：（唱）搖搖擺擺上大街。

張：（唱）有人問我名和姓。

李：（唱）張七李四二秀才。

（白）張世兄，可恨九流常常吃你我的“福喜”，從來就不出錢。今天你我要迴避、迴

避他；另外找个清靜地方去飲酒，免得他又來打攪。

張：李世兄，你这个主意好，小弟也正有此心。
前面十字口有一王小二酒店，修理爐灶，关了十來天的鋪子，今天開張，你我去到那里飲酒，量他也找不到我們。

李：對對對，走呀。

（二人繞場）

張：（唱“占占子”）一去二三里。

李：（唱）烟村四五家。

張：（唱）亭台六七座。

李：（唱）八九十枝花。

（白）攞了。王小二開門來。

（王小二上）

王：竹叶青，狀元紅，門口挂个紅燈籠。二位相公莫非飲酒？

張：王小二，我們正是來飲酒的。听我吩咐：
今天我們把你這酒店包了，不准賣外人。
若是九流相公來找我們，你就說沒有在這里；你若是把他放進來，今天吃的酒，我們

一个錢都不給。听到沒有？

王：是，是。二位相公請上樓。（過場，上樓）酒到十一壺，龜子兩個。

張、李：狗東西！甚么龜子兩個？

王：不是的，是杯子兩個。

張：世兄請。

（二人開杯飲酒）

（九流相公上）

九：（念）人貧不語，水平不流；一身一世，愛吃“欺頭”。打點麩醋，添點醬油；買點咸菜，添兩個“叫頭”。

（白）在下九流。往幾天，張、李二兄常常邀我一道吃酒；今天二兄不來，莫非在躲避我嗎？（想）不錯，定是如此。那……他們又到哪里吃酒去了呢？（再想）聞听人說，十字口王小二酒店，今天開張，他們一定去吃開張酒去了。待我轉到十字口去看一看。（過場）王小二開門來。

（王小二上）

王：生意興隆通四海，（開門）財源茂盛（見九

流，急忙改口)收招牌。(欲走)

九：站住！狗東西，財源茂盛挂招牌，怎麼是收招牌？

王：你吃了酒不拿錢，我咋个不收招牌呢？

九：狗東西，糟場人！老爺們欠你好多錢？我問你：張、李二位相公來了沒有？

王：今天來的，明天走的，你問他們做啥子？

九：你不曉得。我們約得有一个“轉轉會”，今天該我給錢，我是來給酒錢的。

王：那嗎，你欠我的酒錢，今天該拿來嘛。

九：拿賬來看，照簿子上給錢。

王：有賬可查。(隨身摸出賬本，交九流)

九：(看賬本)正月初一日欠五百文，二月初三日欠一吊，三月欠四百文。汪興發欠二百文。一齊圈了。(九流圈賬)

王：九相公，你怎麼把別人的欠賬圈了？

九：圈了我給錢，免得你看到它，就想起我欠你的。拿去，拿去。

王：賬消了就拿錢來嘛。

九：我不拿錢，你就把賬圈了嗎？

王：你咋个扯橫筋喲！不要臉。出去，出去！

（把九流推出門去，再關門）

九：狗東西可惡，敢把我揪出來！我想張、李二世兄定在內面吃酒。只是我又如何得進？哦，想起了。那天我看見王小二與汪二嫂，兩個在大門口眉來眼去，我不免假裝汪二嫂的聲音去叫門，量他一定要開門。（學女聲）王小二開門來。

王：是哪個？

九：我是汪二嫂，我來倒沼水的。

王：等到，開門來了。（開門）汪二嫂，快進來。

九：（抓住王小二）狗東西搞得好！你與汪二嫂勾而搭之，古而怪之，該犯何罪？

王：九相公，我同她沒有啥，請你不要亂說。

九：我暫且不說。我來問你：你怎麼不要九相公進去？

王：是這樣的。九相公，哪里是我不要你進去；是剛才張、李二相公到我樓上吃酒，向我打了招呼，若是你來問，就說沒有在這裡。你想嘛，我要是把放進去，他們就不給酒

錢。這事情咋个怪得我啲！

九：好，九相公不怪你了。你把門关倒，我悄悄上樓去。他若問你，就說我从狗洞里闖進來的。

王：九相公，你不要害我啲。（下）

（九流上樓，悄悄到上席坐下）

張：世兄，今日九流找不到我們了；莫說他是人，就是神仙也找不到。

九：神仙倒沒得，有个李鉄拐。二位世兄，今天害的小弟到处找，走到这里才把你們找到。小弟对不住，來迟一步，我要罰酒三杯。
（自斟自飲）

張：請啲！王小二過來。

（王小二上）

王：張相公，添酒添菜？

張：九流是从哪里進來的？

王：他从狗洞里闖進來的，怪不得我啲。

張：九世兄，你是从狗洞里闖進來的嗎？

九：这个……随便就進來了。

張：九流，你硬是变狗都要來吃我們呀？

九：閑話少說。王小二，再拿一壺酒來。

王：是。（下，取酒上，下）

張：世兄，今天吃酒不樂，你我是讀書人，何不在席前吟詩作對？說得到，吃三杯；說不到，罰涼水三碗。

九：對！我先罰一杯來等倒。（吃酒）

張：我們說個四角四方：甚么在中央，甚么常來常往；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李：張世兄為首。

張：有僭了。金殿四角四方，龍書玉案擺中央；文武臣一來一往，上坐的周吳鄭王。

九：說得好，請飲一盞狀元杯，小弟陪一杯。（飲酒后，向李）該你說。

李：硯台四角四方，墨兒磨在中央；筆兒一來一往，做出何呂施張。

九：說得好，小弟陪三杯。（吃酒）

張：雷（輪）打（到）你了。

九：莫亂說，我是個孝子啊。

李：該你說了。

九：茅房四角四方，我臀部擺在中央；去解手一

來一往，扇出來鄭鮑史唐。

張：不成話了。

九：是是是，我亂說，再罰酒三杯。（又飲酒）

張：我們說个甚么大，甚么小；用得多，用得少。

九：張世兄为首。

張：齊紈打开就大，收攏就小；熱天用得多，冬天用得少。

李：雨傘撐开就大，收攏就小；下雨用得多，天晴用得少。

九：我家的母猪，怀起崽崽肚皮大，生了崽崽肚皮小；猪崽崽用的多，張李二世兄用的少。

張、李：不成話了。

九：我又亂說，罰酒三杯。（又吃酒）

張：我們說个不明不白，明明白白；容容易易，难得难得。

九：張世兄为首。

張：雪在空中不明不白，落在地上明明白白；雪要成水容容易易，水要成雪难得难得。

李：墨在盤中不明不白，寫在紙上明明白白；墨要成字容容易易，字要成墨难得难得。

九：酒在壺中不明不白，斟在杯中明明白白；
我要吃它容容易易，他（指張李二人）要吃
我難得難得。

張：倒是這樣。我們來說個不車自圓，不染自
黑，包藏古人。

九：張世兄為首。

張：不車自圓是根竹，不染自黑是烏木；孟中
哭竹，丁蘭刻木。

李：不車自圓是個彈，不染自黑是煤炭；張公
打彈，雪里送炭。

九：不車自圓是個碗，不染自黑一把傘；定生
打碗，世龍搶傘。

張：我們說個有翅無翅，甚么變什么；要說是，
說了不是就給錢。

九：對！張世兄為首。

張：飛蛾有翅，蠶子無翅；蠶子是飛蛾變的。
你說是不是？

九：是。

李：蚊蟲有翅，沙蟲無翅；蚊子是沙蟲變的。
你說是不是？

九：是。該我說了。我婆娘有痣，我就无痣；
你兩個是我婆娘生的。你說是不是？

張、李：這……不……

九：說了不，該你給錢。

張：我們再說个有脚无毛的，要包藏古人在內。

九：張兄为首。

張：有脚无毛是烏龜，一爬爬上“駐云飛”；不是当年老令公，为何碰死李陵碑。

李：有脚无毛是跳蚤，一跳跳上“紅衲袄”；又非当年孙行者，一个跟斗不見了。

九：有脚无毛筍子虫，一爬爬上“山桃紅”；也非当年姚大考，口銜一根吹火筒。

張：我們說一个上寬下窄，日开夜閉。我來为首。上寬下窄一个碗，日开夜閉一双眼；是咁都見過，沒有見過人不要臉！

李：上寬下窄是个盆，日开夜閉一扇門；是咁都見過，沒有見過不要臉的人！

九：这个……上寬下窄一把斗，日开夜閉我這張口；是咁都吃过，沒有吃过沒得菜的酒。

張：这个……

九：王小二拿菜來。

（王小二上）

王：沒得菜了，只有几样小菜。

九：拿來，拿來。

王：是。（下，拿小菜上）有葱子、白菜、韭菜、蒜苗。

張：對對對，我們各占一样，吟詩一首；說不倒就給酒錢。

李：我來占葱子。

王：我也來說点蒜苗。

張：我占韭菜。

九：我只有占白菜了。

李：葱葱多伶俐。

王：蒜（算）來不够本。

張：韭（九）吃不還席。

九：白吃又何妨。（自吃）

張：世兄，我們說不贏他，格外想个主意整他一下。

李：他怕婆娘，約他打个不怕老婆的會，等他九娘子來打他一頓，要他給錢。

張：对。九世兄，我們來打一个会。

九：金会嗎銀会？我兄弟占“头包尾”。

李：不是金会銀会，乃是河东獅吼会。我們要不怕婆娘，那个的婆娘來了，打得回去，罵得回去，得五吊錢，一个猪腦壳，二百饅头。

九：对对对。

張：王小二拿酒來。不准离席，那个的婆娘來了，打不回去的，今天該他給酒錢。

王：我看看有沒有了。（下）

（九流妻上）

妻：（念）急急忙忙，离了廚房；有人問我，我是九流的娘——婆娘。

（白）今天九流出去許久未归，到处酒館都找遍了，莫得人，听說在王小二的酒館內。攏了，王小二開門。

（王小二上）

王：是那个在喊？（開門）

妻：是我，我來找九流的。

王：在樓上吃酒。

妻：待我打進去。

王：九娘子不必上气，等我去喊他下來。（繞場向九流）九呀！

九：（以目止之）啖子酒？快拿來！

王：娘呀！

九：酒涼了不要緊，我是吃冷酒的。

（王小二打手式，九有点会意）

九：二位世兄，小弟告便一時。

張：不准离席，离席就輸了。

九：兄弟肚子屙，水火不容情。不准走，我就屙在这里。

張：太不成体面了！

李：快去快來。

九：（离席，拉王小二至旁边）王小二，你在九啖子？

王：九娘子來了。

九：你就說我沒有在这里。

王：她曉得了。

九：（无可奈何）不要开腔，待我下楼去。（下楼）

妻：还未來呀！

九：來了，見過老大人。

妻：站起比高矮嗎？

九：（跪）見過老大人，丈夫兒子跪下了。

妻：你好大的胆子！半天不回來，你在外面做些啥？

九：回稟老大人，請老大人暫息雷霆之怒，罷却虎狼之威。今天張李二世兄相邀，打了一個會。

妻：金會銀會？

九：不是金會銀會，是個不怕婆娘的會。

妻：噯！你敢不怕老娘嗎？

九：請老大人息怒，容小子把下情回明。我家三代祖傳，我爺爺怕婆婆，我老漢怕我媽，我不怕你老人家，豈不是忤逆不孝嗎？只因我們打的這個會，有個規矩：那個的婆娘來了，打一頓，罵得回去，得五吊錢，二百饅頭，還有一個豬腦壳。老大人，我怕你一輩子，請你怕我一時，少時我喊你做啥子，你就做啥子。那時節，得來肉和面，外搭五吊錢，回家好奉獻，老大人，你要開笑顏。

妻：（笑）是不是當真有錢噯？

九：有有有。

妻：好，我看在錢的分上，权且做一回假过場。

（九流上樓）

張：世兄，九流象逃了席。

九：笑話，我都是逃席的！哎呀，屢了就舒服了。（上座）王小二，你方才說九哋子？

王：九娘子來了。

張、李：輸了，輸了，今天該你給酒錢。

九：笑話，你們看我把她罵回去。

張、李：不肯信。

九：王小二，与我抓上樓來。

王：九娘子快來。

妻：（繞場）那是九相公嗎？

九：你这个災婆娘，一点家規都莫得。又道是男不入內，女不向外，別人看見成个什么体統？我不打你几下，你不曉得我的利害，二位世兄不要拉倒，今天非打不可。

（九流拉九流妻至旁边，九流假裝打妻；同时，自己又假裝妻哭）

張：算了，算了，看把狗腿打濫了。